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九上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鄭辰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九上

起己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盡丁巳唐文宗開成二年凡十九年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

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寛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

集覽 宣政一見馬文昌雜録曰今之文德殿唐之宣

政殿也是謂正衙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禮賓一設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唐太宗因隋之禮著為貞觀禮其賓禮四篇謂外國朝貢之禮也中賜衣一襲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賜襲衣質實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京師注同上二十五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一統志云宣政殿名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大明宮內殿次北有紫宸蓬萊含元麟德等殿殿前東西廊有日華月華二門日華門東有弘文館潮州古為閩越之地秦屬南海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南越復屬南海郡晉咸和中屬東安郡義熙末又分立義安郡梁蕭置東陽州後改曰瀛州陳罷州隋廢郡置潮州治海陽縣大業中復為義安郡唐武德中改為潮州天寶初改為潮陽郡乾元初復為潮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平其地仍為潮州隸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潮州路國朝初改路為府隸廣東道老

莊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法
門寺注見文宗開成三年

書法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終綱目書迎佛骨二而凶禍之禍無不立見者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以國喪書懿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是年七月以國喪書事佛求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

發明書以宦官為館驛使書賜六軍辟仗使印則宦人為愈盛矣書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則宰相非其人矣書以柳泌刺台州則求仙之志荒矣書遣中使迎佛骨則惑佛之念蠱矣憲宗號為剛果而所為若此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理義以養心故外物皆足以移之爾未幾金丹燥渴既不足以享長年之效而身且不保佛亦無如之何又皆宦人相與為逆而宰相不能致詰凡此數事未

流若此躬自為之而躬自蹈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韓愈表諫幾致極刑要之排斥異端

正議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綱目直書貶愈於迎佛骨之下蓋亦表其因是見貶故書而予之也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

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絶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喻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户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兖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内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范氏曰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

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胡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集覽**張還姓名也還思康反文類將順謂裴度之文雖類於將順其美然其實則有匡君之意也胡氏曰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質實**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一統志云陽穀古地名春秋時屬魯僖公時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即此隋置陽穀縣屬濟北郡唐屬濟州天寶後屬鄆州宋從治上巡鎮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兗州府司空謂李師道銜枚注見秦二世二年歔欷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

露布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鄆曹濮三州名鄆注見肅宗寶應元年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濮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淄青齊登萊五州名淄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盤陽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登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萊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東萊兖海沂密四州名兖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郯沂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北徐密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廣德代宗年號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跋扈注見德宗貞元十五年蔡鄆二州名蔡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鄆注見前蓋指吳元濟李師道言也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偕好以覲其所為悟得鄆州三

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悟辟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以自隨素與李文會善亦召之及將移鎮昈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一道滅李司空之族不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為悟帖遣使斬之比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敗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歸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詣有司鞫之皆款服悉誅之

集覽 截陵戟十一年盜斷建陵

門戟四十七枝

質實　義成節度注見懿宗咸通十年三齊張九部曰東齊北齊膠東是謂之三齊偶語注見代宗大歷十一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蒲津關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歸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必關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

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綱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强横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集覽 中葉謂中代之主鎮兵方鎮之兵也兵志曰府兵法壞而方鎮盛矣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

質實 横海節度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安史謂安禄山史思明德棣景三州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景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藩籬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藩屏

發明 自秦人郡縣天下後世因之舉四海之大其權悉制於天子太宗造唐蓋嘗欲講封建而卒不行然自中世以後遂有藩鎮之禍肅代德順旰食不支至元和號為中興亦且因仍不改故未

幾兩河復失夫懲沸羹者吹冷虀方是之時幸而威令復振則當隨宜區畫漸復舊制使方鎮之權日以消弭而不自知凡天下幾郡其隸方鎮者有幾從其易者行之得一鎮則消一鎮之權或召入輔政或封以爵邑其未可行者姑少緩之則不出十年天下無復股髀之勢而指臂運矣夫何唐人念不及此徒能因事支拄苟偷目前故雖暫定一時而禍亂繼作其後卒以此亡豈不深可痛哉綱目書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其實止行於横海一鎮而已有是文而無是實蓋惜之也

程异卒○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史館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

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絶進獻寛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武儒衡太原人元衡從弟李翺趙郡人冲十世孫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骨鯁注見漢王邦三年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

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質實　宣武節度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汴州名注見上年大梁

羣臣請上尊號○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

據龍德元年書成德將張文禮弑其節度使天祐五年書淮西張顯徐温弑其節度使則此當書弑其觀察使

遂本錢穀吏性猾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當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士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

書法　書役卒何微也微也何以名為刺史書也以主帥而役卒之賤得以殺之則不綱甚矣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又進賀禮

質實

淮西軍名注見元和十年

書法 書病唐也德宗之病三一姑息藩鎮二寵任宦官三聚斂貨財憲宗有二焉

發明 富有四海謂之天子則四海之內皆天子之財也自後世置私藏於是姦臣有剝下奉上以求媚者然藩方郡國或興利以求贏或漁民而巧取其財猶有自來至於宦者供灑掃之役令雖使之典領禁兵亦不過仰給公上而已安得復有餘財以供進奉者哉左右軍中尉非能神運鬼輸則其錢何從而得憲宗受其所獻獨不能少加思慮推原其所自乎由其心蔽於好賄故雖曉然明白之理亦不能察綱目於郡縣貢獻之中獨揭出中尉書之所以識其貪惑迷謬受欺而不自知為後戒也其旨微矣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　質實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鍔聚歛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康謹寬大上下安之　質實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　質實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上待之甚厚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質實 陳許二州名注見德宗貞元二年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以王弁為開州刺史誘誅之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減其導從加以杻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隷三鎮及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棣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

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將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司馬公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得間則更相魚肉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之業所以不終由苟狥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集覽 王常侍謂王遂質實 開州注見順宗永貞元年東市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曹華宋州楚丘人

書法 憲宗之篇嘗書誘執盧從史矣於是復見誘識也長沙王誘誅英布則予其功此其為識何

一役卒耳上以重爵誘而誅之不刑甚矣終

綱目書誘殺九誘誅二詳漢高帝十二年

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

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

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質實物故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黄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

考異十月上漏冬字提要有冬字討當作擊

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命將兵討黄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

初蠻賊黄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陽旻欲徼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

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弊惟戣所部晏然

集覽 蠻酋酋魁帥之稱桂管秦桂林郡唐置桂管管猶府也今廣西靜江府是容管漢合浦郡唐置容管今廣西是

質實 桂州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容州名注見代宗大歷六年徼倖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安南府名注見宣宗大中二年

吐蕃圍鹽州考異 圍當作寇

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

金石性烈烹煉益毒從古餌之被害者衆矣後人猶蹈覆轍傷者不可勝數何也夫金石固不可餌即養生家運氣黃河逆流之說亦屬矯揉朕嘗體中小不

地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質實 鹽州注見德宗貞元三年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朔方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貶裴潾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

平尋味諸道書殊無所得靜覽性理全編遂覺神志清明舉體有主足見方士家言皆不可信

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濟

質實

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浙東觀察使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方士注見元和六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崔羣罷為湖南觀察使

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顔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聞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罷羣於是質實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帝元嘉中外切齒於鎛十六年衡陽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李光顔京兆人流言注見漢元帝初元五年

以狄兼謩為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謩才行擢左拾遺兼謩仁傑之族曽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

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斐之為人

集覽 平一武儒衡曾祖名

質實 狄兼謨太原人明辟注見漢孺子嬰初元元年

庚子 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考異 上當作帝。按分注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太和九年書陳弘志伏誅分註討元和之亂又據唐書舊紀云內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陳弘志等弑逆內官祕之但云藥發暴崩則此當書內常侍陳弘志弑帝于中和殿以為寵任宦官者之戒竊考晉張貴人因孝武醉寢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遂不推問綱目書貴人張氏弑帝且漢平隋文史皆書崩綱目書恭廣弑逆然則憲宗書崩乃錄史舊文而非定本也尹氏發明謂特書暴崩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疑非朱子之意且與前後書法皆不

相仵

考證當作太子恒即位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璀及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范氏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然陳弘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益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黨殲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弑則何疑哉

質實澧王惲澧州名注見高宗上元二年惲憲宗之子

書法　弑也曷為不書弑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弑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弑何别焉崩而書地異其文所以異其事也是故書暴崩以著君臣之失書伏誅以正弘志之罪文宗太和九年合而觀之當時之獄具矣○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璀也葢帝有二病一任宦閹二好進奉綱目終憲之篇非是無譏辭者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始此

發明　憲宗之終唐史書陳弘志等反與中宗馬秦客敬宗劉克明之事無異而王守澄傳又載其與陳弘志弑憲宗則是弑逆明矣至范祖禹亦正名其弑今分注詳載于下者是也惟通鑑書為

暴崩然且謂時人皆言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則其事無可疑者胡為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憲宗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藥一果以藥發則大臣亦當相率同列入視大行之狀為何若推問左右藥發之由則是真僞瞭然在目而逆賊得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羣閹所為果何謂耶且天子乃天下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也以天子罹禍尚莫能明則天下事變更有大於此者乎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為無臣子穆宗位居冢嫡是時春秋已二十有六宰臣乃皇甫鎛令狐楚輩綱目特書暴崩者一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一以著嗣君不能討賊之罪所以深誅唐之臣子為失職耳夫以弑逆在他人而誅責在臣子則天下其有不討賊者乎逆賊其有容足之地者乎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鎛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鎛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得免

質實　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月華門注見元和十四年宣政殿市井注見宋孝武孝建元年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質實　循州注見晉高帝天福七年司馬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書法　泌方士也綱目抑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繫道古於泌之下所以示臣子之道而戒詭遇也終綱目方士書誅七新垣平少翁欒大潘誕柳泌趙歸真李玄伯

○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

上未聽政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質實　薛放河東寶鼎人戎之弟丁公著蘇州吳縣人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后郭曖之女也為廣陵王妃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為后憲宗以妃宗門强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胡氏曰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勲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强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而終身不立后者也憲宗身位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孰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

禮卒致郭妃晙羅弑殺之集覽郭晙姓名也晙音愛
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韻會晻晙日不明貌

質實郭晙華州鄭縣人子儀第六子汾陽謂郭子儀

書法有書立貴妃某氏為皇后矣未有為皇太后者也有書立上母某妃為皇太后矣未有尊貴妃者也此帝母也書不以尊帝母書書貴妃所以志憲宗不正𦂳閫之失也貴妃為皇太后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上與羣臣皆釋服考異上亦當作帝

書法特筆也自漢文遺詔短喪滔滔者皆是也不書書此何譏穆宗之君臣也君弑賊不討而視如常時踰月皆釋服又且因肆赦而盛陳倡戲焉人倫滅矣故特書上與羣臣釋服兩責之也自

此二月書赦天下八月書浚魚藻池九月書大宴十月書幸華清重譏之也

發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變古以日易月然而後世之君亦有於宮中自終其禮者今憲宗之禍穆宗既不能為之討賊而又遽爾釋服其薄於大倫甚矣故綱目特筆於是月書之所以深罪當時君臣而貶之也不然他時釋服未有書而此獨書何哉

○二月赦天下

上御樓肆赦事罷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如此而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李絳白居易崔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

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既不知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資若憲宗知周公傅成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則豈不為賢主乎不能如是是以一日踐祚失道至此皆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為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為急而其言曰人主就學非止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道者又非必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此誠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質實 倡優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楊虞卿弘農人寧之子御史官名注見漢成帝河平二年衡山縣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七年

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黙然改容知其以筆諫

也

質實 柳公權華原人公綽之弟

書法 侍書學士未有書者書公權何嘉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質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書法 知制誥不書嘗書蘇源明矣於是復見其復見何病之也曷為病之前書貶元稹為江陵士曹宦官也此書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亦宦官也前以忤宦官貶今以善宦官用一元稹也

前後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

六月葬景陵質實一統志云景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南三十里金幟山○以崔羣為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質實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胡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為孝矣

書法居者何順辭也徙辭有二書徙某太后者逆辭也書某太后徙居某宮者順辭也終綱目

書太后徙居二崇德褚氏積慶蕭氏書太后歸其宮一漢上官氏書太后居其宮一郭氏書太后遷居其宮一漢隱太后皆順辭也

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質實天平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令狐楚罷

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八月浚魚藻池質實一統志云魚藻池在西安府唐禁苑中穆宗嘗發神策軍浚此池

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

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内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鄲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昵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内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猥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集覽公除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李珏姓名也珏與穀同音角易月之制漢文帝遺詔令百官短喪以日

易月優雜子女記樂記篇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注優倡也侏儒短小人也獶獮猴也音乃刀反與猱同如猱之雜戲也質實淫亂男女之尊卑也

重陽節名魏文帝書歲往月來忽逢九月九日蓋九為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曰重陽鄭覃鄭州人珣瑜之子崔鄲貝州武城人郃之弟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綱目書宴於是十有六矣詳漢高帝五年未有書大者此其書大何譏唐人也君弑賊不討未十月而大宴綱目所深罪也故操卒未半年而曹丕饗士則書大饗弑未十月而穆宗設宴則書大皆罪其無父也舍是無書大宴者矣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

元為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譟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狥軍中乃定集覽聽事注見晉愍帝建興二年不受命先是河朔諸鎮不受更代擅以其子弟傳襲邀命於朝遂為故事質實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

武九年常山忠烈王王承宗卒諡忠烈王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書法 承宗請帥也田興請吏書請吏此則曷為不書不必書也田興請吏詔就命之不書請吏則與代德之姑息何異書之所以著田興恭順之節憲宗應接之宜也今以承元為義成而承元奉詔則承元之節著矣不書可也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然後涇州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質實 涇州注見

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卯寧道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州㭉㭉注見中宗嗣聖二十年

幸華清宮考異幸上漏帝字考證幸當作如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宥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集覽華清宮唐之湯沐之宮也玄宗天寶六載始建勑賜名華清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複道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駙馬國之壻也漢武帝初置駙馬都尉掌駙馬至晉尚公主者並加之中尉按漢百官表中尉掌徼循京師質實華清宮注見玄宗天寶七載兩省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延英門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延英殿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石門扈從

書法

玄宗之末三書幸華清宮矣自後未有書者於是復書穆宗可謂忘其親矣後此太后書幸華清敬宗書幸

溫湯帝啓之也

發明

既書釋服又書肆赦又書泛池又書大宴至是又書幸華清宮極矣穆宗縱情忘禮天理既滅雖欲久於其位尚可得乎

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

時黃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刼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討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

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畧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質實一統志云邕管邕州名周為百粤之地秦并南粤為桂林郡地漢為鬱林郡之領方縣地晉分置晉興郡隋平陳廢郡為縣屬簡州後改曰宣化縣屬鬱林郡唐初於縣置南晉州貞觀中改為邕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為朗寧郡乾元初復為邕州後置建武軍節度宋初仍為邕州隷廣南西路大觀初改軍名永寧元至元中改置邕州路泰定初改為南寧路國朝初改路為府隷廣西道

辛丑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蕭俛罷

侻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佾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侻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侻遂辭位質實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王播太原人台司注見隋恭帝皇泰元年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質實杜元穎京兆杜陵人如晦五世孫

○以王播為鹽鐵使考異提要使字上有轉運二字

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珏等諫曰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歛之日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質實榷茶榷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回鶻保義可汗死考異提要死字誤作卒質實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

元年回紇可汗爽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崇常於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授留後張玘夜遁去卒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平薊嬀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寛簡得衆總以燕人傑驁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

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植杜元頴無遠畧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覊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頴不之省尋勅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雍容驕貴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賔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幽涿營三州州名幽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涿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營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平薊嬀檀四州名平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薊注同上年漁陽嬀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寧檀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瀛莫二州瀛注見漢帝玄

更始二年河間莫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燕人燕州之人注見高祖武德九年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寳十五載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朱克融幽州人河北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書法於是劉總請吏則何以不書總弒父與兄賊也故削之然則棄官為僧何以書譏失賊也與書棄官隱嵩山者胥壞矣終綱目書棄官二中宗嗣聖十二年武攸緒是年劉總

發明劉總弒父殺兄自不能容卒之道死定州蓋亦人不能討而天誅之耳綱目書其棄官為僧正所以譏唐人之失賊也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

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乃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范氏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一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皆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

盡而止故其衰李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胡氏曰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宗閔對策亦攄己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無足校者使言而是則亦力善效忠以蓋前愆而已不當怨而不解也僧孺之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必皆為吾用矣

集覽 相傾軋傾陷也軋乙黠反以勢相傾也李衛公李德裕封衛國公文饒德裕表字

質實 開江縣名注見順宗永貞元年開州李德裕贊皇人李紳亳州譙人敬玄曾孫閑節行賄請求權要也黜陟注見德宗貞元元年

書法 牛李之黨釁成矣故謹書之

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妻之

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質實 太和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青塞堡未詳處所北庭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安西鎮名注見髙宗永淳元年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駡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集覽 不貫貫讀曰慣

發明 幽燕自安史以來世為悖逆重以劉總之惡唐不能討至是又復首亂河朔浸淫至于劉

守光極矣盍其腥羶虐焰安於為逆目為夷狄禽獸之歸綱目詳書于冊亦所以志他日淪陷虜庭之由也

貶張弘靖為吉州刺史質實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倰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子弟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將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

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使於崔植爲再從兄故人不敢言其罪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公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勲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用布爲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集覽鎮人謂鎮州之人堊室堊烏各反又烏故反爾雅曰牆謂之堊注白飾牆也記閒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又雜記曰士居堊室

注至室壘士壁為之不塗壁也質實魏鎮二州名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鎮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王庭湊武俊義子節鉞注見德宗興元元年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成德軍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斗元翼趙州人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書法綱目書起復八皆譏也惟田布無譏焉詳太宗貞觀十五年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質實深冀二州名深注見長慶二年下博冀注見泰二世二年信都○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濋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發明自盧龍軍亂至是不三月間而成德之亂瀛州之亂迭書于策則當時君相經濟大業從可知矣夫以穆宗之荒縱崔植杜元穎輩之庸鄙苟無他變則是天下果易治也有志當世者可不鑒諸

○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集覽論訥羅訥羅使者名也論注見中宗嗣聖十七年諸論

書法來盟何敵辭也蠻夷會盟其辭四請盟卑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綱目書外盟五詳高祖武德七年皆唐也莫危於渾瑊莫辱於元鼎者矣

朱克融掠易州質實易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 ○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八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

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畧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質實注武寧節度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

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内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集覽 禁闈 闈劉昌宗音暐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注謂相通小門也廣雅曰闈謂之闥禁闥注見漢武帝後元二年

質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書法 於是裴度言之則黜也曷為書以病穆宗也度表三上上不得已解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以此職處之書以所以見穆宗之恩遇如故也是故吐突承璀坐事為淮南監軍則不書黜書以憲宗元和六年魏弘簡有罪為弓箭庫使則不書黜書以是年皆病其上也夷稹於弘簡奈何稹結弘簡以求相位綱目比而書之所以絕之於士君子之林也垂戒嚴矣

發明 元稹失節於宦者君子恥之然特未見其跡也至是上書魏弘簡為庫使下書稹為侍郎則其附會權倖之實始不可揜其為小人明矣惜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賦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

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質實 一統志云宿州本古之宿國春秋時屬宋後并於楚秦屬泗水郡漢屬沛郡晉因之梁置睢州北齊置睢南郡唐置宿州宋置保靜軍治符離縣元仍為宿州屬歸德府國朝因之改屬鳳陽府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

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徙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質實 山南西道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囚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質實 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幽鎮二州名已注見前 蓋言朱克融及王庭湊也

壬寅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先時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未立

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顔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顔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葢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葢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許即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集覽盧龍藩鎮名也

有州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僞檀弓高注見德宗貞元五年下博今深州靜安縣下博鎮是無憀憀音聊又音留並

正誤

有司百端歛率許即人心無憀今按若許有司歛率豈得人心反無悲恨悲恨也此憀字當與聊同聊亦作憀言百端歛率則民心無所聊賴也

質實

盧龍道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一統志云下博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東漢屬安平國晉因之隋屬信都郡尋置深州治安平縣後廢唐復置深州於饒陽五代周始徙治下博宋改下博爲靜安縣金元俱仍舊國朝初以靜安省入州改屬真定府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邢州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

成德兵掠官軍糧運

度支餽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掠時諸軍匱乏衣糧在途皆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

集覽匱乏衣糧匱乏句斷衣糧屬下句謂供軍院所運衣糧也

質實成德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

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以餽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

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范氏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集覽 南宮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河朔舊事注見前年以故事勸

質實 六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 布自殺且蔽罪於憲誠何憲誠為布腹心而鼓扇將士致布於自殺不書殺則姦賊得以逭其罪矣前書以朱克融為盧龍節度使此書以史憲誠為魏博節度使下書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河北復盡決矣

田布之死本以軍潰歸魏繼以諸將不肯用
發明命遂至自殺然綱目歸罪史憲誠者憲誠受
委腹心反乃鼓扇衆軍卒置田布於死地是豈非
憲誠殺之哉禍亂相尋他日憲誠復死於亂軍天
道要自不遠云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

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以行又諸節度旣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脇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

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集覽 出張弘靖去年弘靖被因令朱克融放出之

質實 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發明 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鉞田弘正父子盡忠守正

皆死于賊綱目比書于册則唐室紀綱為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殆與顔真卿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凛凛猶有生氣寧自預知不死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兹故因而及之

以傅良弼為沂州刺史李寰為忻州刺史

樂壽兵馬使傅良弼博野鎮遏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質實

忻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新興樂壽縣名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一統志云博野古地名漢為涿郡蠡吾縣地東漢末分置博陵縣屬中山國晉屬高陽國後魏改為博野縣齊以蠡吾省入隋屬高陽郡唐初屬瀛州後改屬不一五代周屬定州宋屬寧邊軍元初省尋復置國

朝初屬祈州後改屬保定府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也上乃命度入朝

質實　司空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李聽京兆萬年人羽林將軍注

見隋恭帝

皇泰二年

書法穆宗即位以來政無可紀獨有誅李直臣用李聽免欠錢復韓愈四事耳瑕不揜瑜故綱目悉書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偕

然太后以為養子鄉更思其次度奏請集覽李司空謂李師
流承偕於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偕
道為劉昭義節度注見周赧
悟所斬質實王五十三年上黨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
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
獎擢諸道大將从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於是商
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
夫皆扼集覽南牙常參武官牙與衙通唐書兵志曰
腕歎息南衙者諸衛兵是也常參官注見代宗
大歷質實扼腕注見漢武
元年帝元鼎四年

書法有功求賞常情也無不奏者矣又詔啓
之有不妄濫者乎書曰詔病其上也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崔羣忌之奏請以為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入其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埇橋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集覽埇橋埇一作甬注見德宗建中二年質實武寧軍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直書其事唐之不振葢可見矣然則崔羣被逐曷為不書全羣也曷為全之為賢者諱綱目之厚也是故崔羣不書逐是年鄭畋不書逐僖宗中和元年

詔留裴度輔政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

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

王播罷○夏四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恭天鳳元年○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詐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

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曰牢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户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集覽 所由猶言所屬也鹺務鹺才何反說文鹺也河內謂之鹺禮記鹽曰鹹鹺

質實 殿最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度支官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當州未詳沿革唯南昌府豐城縣乃唐之富州地或疑即此已注見晉孝武太元六年

書法 書嘉從諫也書免欠始此終綱目書免欠三是年五代丁亥年唐免三司逋召五代甲午年唐蠲逋租

發明 欠錢固宜督也然既曰逃戶則無可追之地特書詔免雖曰幸之益亦識之耳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言於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千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皐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

質實 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和州名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歷

陽告身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長春宮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書法唐世宰相罷書曰罷為某官者皆賢相也度書右僕射宜矣稹也而書同州刺史何譏罰輕也稹為邪謀其罷也猶刺譏郡以是為太輕故書譏之

發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裴度元勳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守又留輔政未幾又罷為僕射烏有身為重臣不能少安其跡尚可經綸天下者乎穆宗昏荒其待賢德若此固無足責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猶以浮沉譏之不亦過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噫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質實李逢吉贊皇人○秋七月宣武押

牙李齐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性奢侈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衆推齐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齐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齐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衆心脫齐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岕齐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兗海曹華皆以兵討齐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於郭橋

初齐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齐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齐疽發卧家質擒殺之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

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令罷給而後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斬於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為金吾將軍

集覽 脫介旅拒脫儻或之辭也介音戒旅衆也謂李介儻或帥衆而拒命

質實 三省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宋亳潁三州名宋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潁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徐許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滑軍滑州之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忠武軍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兗海曹華四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鄭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華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韓公謂韓充金吾官名

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書法　作亂者牙將李臣則也夵為所推耳其首夵何夵既受其所推朝命徵之復不奉詔是真亂也不首罪夵則叛亂之臣皆得有以藉口矣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考異上當作帝考證幸當作如

質實　華清宮注見玄宗天寶六載驪山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書法　於是上及太后俱幸驪山首太后何病太后也太后信可謂賢矣而自為侈靡何以示母儀於主上哉綱目上書太后幸下書上畋正本也終綱目書太后遊幸三梁已亥年魏太后遊嵩高是年五代唐乙酉年蜀太后遊青城書后遊幸二晉安帝元興三年燕主熙后遊白鹿五代唐甲申

年唐主后幸張全義第

發明婦人無故不踰閫閾況在東朝尤宜加謹是時穆宗荒淫務以華侈奉慈極綱目前書太后居興慶宮固已具載其事于下至是又復出事遊幸唐史載帝自往奉迎留飲數日后於此時儻能少戒其子猶或庶幾何乃推波助瀾反以是為樂邪郭后雖號賢德既已安於華侈之奉由奢入儉有所不堪他時大中之君奉養稍薄遂至鬱鬱不聊乃欲自殞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矣此綱目於華清之幸驪山之畋所以比書於策以交譏之也嗚呼穆宗母子驕縱如此尚可長享其樂乎

十二月立景王湛為太子考異太上漏皇字十上漏圜于

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質實景州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初行宣明歷

癸卯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紹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集覽主藏奴主掌府藏之奴隷也物貨所蓄謂之藏藏才浪反質實御史官名注見漢成帝何平二年浙西觀察使注見憲宗

元和二年杭州不遷
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食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集覽

牙推官名也牙與衙通推川推反促膝言膝相近也杜甫相從歌夜如何其初促膝注促膝密語也挈注

以西揭挈鄭注與之俱西入朝達官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質實 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冀城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澮州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集覽 舞文 舞弄文法也 質實 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縣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鄧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

年六軍注同上

天寶十五載

秋八月幸興慶宮考異幸上漏帝字質實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書法幸者何衆興所至必有恩賞人以為幸也內宮未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於是上至通化門投絹施僧多至二百匹故雖太后居之不書朝書幸譏濫賜也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質實山南西道節度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司空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

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悟故有是命質實江西觀察使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考證當作太子湛即位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皐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牋曰若果狥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敬宗即位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曰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人但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質實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孫思邈華原人通陰陽推步醫藥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唐太宗召至京師時年已老欲官之不受竟稱疾還山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自言不樂仕進而以書與從父者使薦己紳聞而誚之虞深怨之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及補闕張又新伺求紳短敬宗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所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逢吉帥百官表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又新語門者不內良久又新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右拾遺吳思獨不賀逢吉怒遣使吐蕃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悟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

太子疏乃焚譖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胡氏曰敬宗既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誣罔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罝守澄於法豈不偉哉然使紳誠有動搖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譏紳謀不利於已則欲殺之得紳立已疏則嗟嘆之是其喜怒皆私已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集覽 旅揖禮夏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三孤六卿職尊故逐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稍卑有中下二等故各於等而衆揖之士又卑而有上中下故旁三揖焉還回旋也以在路門左右者皆南面故還揖之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賢

李紳於端州之事張又新自言我亦與其謀

質實 端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高要深州名注見長慶二年下博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端溪縣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康州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考異上字羙按

漢永建二年書追尊母李氏則當但書母王妃○幸中和殿擊毬考異幸上漏帝字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伶官樂人不可悉紀賜伶官服色有今日賜緑而明日賜緋者

質實中和殿未詳處所

書法擊毬不書㨿文宗擊毬得疾不書此何以書譏忘哀也中和殿憲宗遇弑之所也憲宗之弑僅再四期穆宗之喪甫及易月於此擊毬忘哀甚矣故書中和殿内殿未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於是賞賜伶官樂人不可勝紀故特書幸譏之益至此而穆宗貽謀之效著矣

發明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武貽孫謀以燕翼子前人之所作為後人之所則傚也穆宗嗣位春

秋二十有六忘哀作樂荒淫不道其子則而象之甫及易月遽即宴遊曾無戚容卒之父子短祚唐緒益微此正無逸所謂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四三年者也綱目方書即位繼書幸中和殿擊毬其視穆宗荒縱殆又甚之二載而殞非不幸也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

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正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嚮閒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集覽 金吾仗馬文昌雜録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閤門入謂之喚仗執金吾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及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又仗注見高宗永徽五年宵衣天子憂勤當未明時求衣

質實 梓宮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鼓吹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

書法 書不拜何美栖楚也若栖楚可謂敢言矣終綱目拜官書不受十九書讓還一書不拜三

詳漢安帝

永初元年

發明 栖楚本逄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訐直然所謂惡聲遐布恐禍祚之不長則亦可謂切中寶歷之膏肓者矣君子不以人廢言故亦書不拜起居之官以予之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逄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集覽 附麗注見德宗興元元年八關十六子按李逄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逄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與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逄吉無不得所欲也

書法書讖也何讖馬八關之一也終綱目書以為拾遺六詳憲宗元和元年帷李處為讖辭

盗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宫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宫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絶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虚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

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集覽 清思殿一本思誤作虛 質實 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中尉官名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淮南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

發明 敬宗不道妖氣乘之書盜入清思殿所以示警戒之意而亦不知悟也其及宜矣

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

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獻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集覽 波斯西域國名古條支國也在吐利城在怛密國西按唐史波斯居達遏水距京師萬五千里而羸 質實 李程京兆人竇易直始平人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禀廟筭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質實　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蕭曹謂漢丞相蕭何曹參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

十七年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事在漢文帝十四年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温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夏綏二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綏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雕陰温造祁縣人大雅五世孫

冬十月賜韋處厚綿綵銀器

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胡氏曰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

溺酒色而其臣不諫曰君有子長矣始聽其沈湎可也是安得為忠乎盍亦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況今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蘖宗社付託貽皇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以塞責矣如是而言其或足以動聽矣乎質實沈湎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德載章處厚表字

發明不用其言而厚其賜要當辭而不受可也書賜章處厚錦綵銀器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蓋亦交譏之耳

十一月葬光陵質實一統志云光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北二十里堯山內○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集覽前廷爭者謂劉栖楚也先嘗以額叩龍墀而極諫質實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獨孤朗洛陽人及之子延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輳智興由此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質實徐泗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泗注見

昭宗景福二年輻輳注見漢文帝六年一統志云兩浙古揚州之地漢會稽郡兼統兩浙隷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隷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隷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國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温州十一府云浙西觀察使注同上文

道名注見德宗貞元七年

書法

書美從諫也書戒壇始此終綱目書戒壇二是年懿宗咸通二年

回鶻崇德可汗死考異提要死誤作卒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九上